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muted green color. It features several stylized trees. Some trees have thin, dark trunks and sparse, branching tops in a dark red or black color. Other trees have thicker, more rounded trunks in a reddish-brown color. The tre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space.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dark red rectangular box containing the title in white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分子

高淇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高淇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手 / 高淇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469-6179-8

I. ①分…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8117 号



选题策划: 吴晓霞

责任编辑: 吴晓霞

责任校对: 李 瑞

封面设计: 文 昊 李瑞芳

版式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于文胜

责任决审: 李贵春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分 手
著 者 高 淇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www.xjdzyx.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6179-8
定 价 46.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与燕妮	2
第二章 生离死别	37
第三章 永不放弃的信念	76
第四章 攻城	90
第五章 奔驰之恋	109
第六章 扬眉吐气	128
第七章 丈夫乎？保姆乎？	149
第八章 进入美国婚姻城堡	184
第九章 居美生活	202
第十章 别了美国 别了洛杉矶	257
第十一章 天堂牵手	284

引 子

沈濛濛感觉自己人生的路即将走到了尽头！

右侧乳房阵阵疼痛，癌症后期的症状。

“没有几天了。”她忍着痛自言自语，脸上浮现出一个悲哀又幸福的微笑，推开卧室通向阳台的门，搬来一把椅子，高踞之上，俯瞰着十里秦淮河。

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河面上，河水闪烁着粼粼波光，一道道光束射向四面八方，刺痛她的双睛。她向后一仰，身体整个靠向椅背，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闭目凝思。

记忆的闸门开启了，往事像一条条泼刺刺的鱼儿蹦跳出来，幸福快乐的，痛苦悲伤的，相互撞击着，在她的脑海里翻腾、流淌……

第一章 马克思与燕妮

1 离婚风波

“沈濛濛要离婚啦！”

1982年的一个夏天。在哈尔滨市电信局里，这个消息从这张嘴传给那张嘴，又从那张嘴传给下一张嘴，接力赛一般，一个传一个，很快就像这个季节疾风之下纷飞的柳絮般各处飘散。

沈濛濛要离婚了？

离婚这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时，沈濛濛自己都吓一跳，把它按下去，可是这个念头就像春天田野里蓄势待发的萌芽，可着劲地往外拱，任其怎样压制，它还是顽强地破土而出了。

沈濛濛要离婚了。

主意已定。她来到电信局“计划生育办公室”门口，心便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新兵，惶恐地狂跳不止，踌躇了几秒钟，极力强迫它平和下来，然后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勇气，慢慢伸出手敲敲门。

“进来！”里面声音响亮。

她轻轻拉开门，脚后跟不着地地蹭进去。

计生办程主任正在低头看文件，干事小杜在忙着写什么。

“小沈啊，有事吗？”程主任精力旺盛抬起头问。

“程主任，我，我想，请您给我开个介绍信。”她胆怯地看着程主任支支吾吾。

程主任爽声笑了，底气十足：“上我这儿开介绍信？我这儿管婚姻，生育。你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这人生的大事你是圆满地完成了。噢，八成想要二胎吧。这可不！你没有指标。”

“您让我生,我也没有精力,一个都快养不活了。”

“那你开什么介绍信,总不能离婚吧?”程主任笑着打趣她。

“就是开离婚介绍信。”她胆突突地看着程主任小声说。

“什么?离婚?!”程主任腾地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身高体健,威风凛凛,吓得她往后倒退两步。程主任气呼呼地推开椅子,走到她面前,眼睛上下审视她:白白净净的小脸蛋,小小巧巧的眉眼,白衣白裙白皮鞋,一个可爱幸福的小天使嘛。为什么要离婚?怪了事了。

“看你小脸蛋光溜溜的,没挨打吧?”程主任两眼盯着她的脸。

“没挨打。”她不解地摇摇头。

“看你整天乐呵呵的,没受气吧?”

“没受气。”她又摇摇头。

“你没挨打,不受气,离的什么婚?”程主任又气呼呼地坐回去。

“难道只有挨打受气才能离婚?”她问,心想这是什么逻辑?

“那当然啦!你随便就离婚呢?我们邻居小两口儿打得鼻青脸肿,单位也不给开介绍信让他们离婚呐,成天给调解,现在还在一起过呢。”

“那非得打死人才让离婚啊?”

“一码是一码。你为啥离婚呢?我见过你爱人,大高个儿,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大
学生,别人都羡慕你呢。”

“不能光看这一点。”

“那你还看什么呀?他发工资交不交给你?”

“交啊。”

“你们家剩饭剩菜谁吃?”

“他吃啊。”

程主任一拍大腿:“工资全交,剩饭全包。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胡闹什么呀?”

“程主任,不是胡闹,真的过不下去了。”

“那你说,为什么?”

“……”

“你今天不说出来,我不但不给你开介绍信,还得批评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掉在蜜罐里了还不觉得甜,我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候……”

“又来了。”濛濛想。

程主任绰号“程三八”，部队转业干部，刚到电信局时逢人就说：“我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候……”

当时有人问：“程主任，现在是70年代，你才30多岁，1938年参加革命，你生下来就参加革命啦？”

“不是。那什么，1938年我两岁，有一天日本鬼子血洗了我们村，我家就剩下我爹和我了。房子都烧了怎么活呀？爹就背着我去参加革命了，那我不是也参加革命了吗？有啥不对？”程主任理直气壮。

“啊？对！1938年，你两岁，你也参加革命了。”

于是“程三八”就被叫开了。十几年了，大家当面叫她程主任，背地里都叫她“程三八”。

“程三八”没什么文化，也不爱读书学习，斗争性却很强。党的教导牢记心头，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还总是以“三八老干部”自居，动不动就教训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成了她的教育对象。她时刻瞪大眼睛搜寻细微苗头，以便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沈濛濛今天居然提出离婚？这问题可严重！

“你说吧，为啥要离婚？说呀，为啥？”她虎视眈眈逼视着濛濛，好像濛濛杀人放火了似的十恶不赦。

“因为马克思和燕妮。”濛濛被逼不过，只得说出实情。

“程三八”想：马克思，肯定是男的了。莫非这沈濛濛有第三者了？还是个外国人。不对呀，马克思不是革命导师吗？

“你是说那个革命导师马克思吗？”

“是。”

“程三八”想：肯定不是沈濛濛，那就是她爱人有第三者了，叫燕妮。

“燕妮是谁？她住哪？我去找她！破坏人家婚姻。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程三八”是出了名的具有革命大无畏精神，猛打猛冲。

干事小杜扑哧一笑：“主任，燕妮是马克思的夫人，100多年前住在德国，你上哪儿去找？”

“啊，马克思的夫人叫燕妮呀。”“程三八”这才知道。

“这100年前，住在德国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碍着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因为马克思和燕妮闹离婚？”“程三八”顿时觉得不对劲。

“……”

“不行，你今天非得说清楚了，要不然你别想走。”“程三八”较上了劲。

“哎呀！跟您说不清。”濛濛后悔到这儿找她开介绍信，她简直是一个胡搅精。

“你说，马克思和燕妮咋地你们了？你因为他们闹离婚？这不是给革命导师脸上抹黑吗？”

“因为我不是燕妮！”濛濛赌气地说。

“你当然不是燕妮了。啊？这是哪儿跟哪儿呀。”“程三八”一愣神。

濛濛乘机转身跑了出去。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离婚是被看作大逆不道之事。两口子不打了个头破血流，闹得天翻地覆是不让离婚的，就是有铁了心要离婚不达目的不罢休三年五年地坚持持久战者，成功率也不高。

濛濛出师就不利，被“程三八”硬生生给撞了回来。她的头脑里就变出两个小人儿对峙：一个坚定派，拿矛：“离婚！”；一个妥协派，持盾：“别离啦！”

坚定派高举长矛：“不离？你能忍受他拿你当燕妮？”

妥协派挥舞大盾：“你离不了怎么办？”

坚定派一枪刺过去：“离不了也要离。”

妥协派拼力一挡：“不让你离？你怎么离？”

这两个小人儿于是就打起来了，白天晚上得空就打，一天打好几次，谁也战胜不了谁，谁也不让步，胜负难分。

几天之后，“程三八”所到之处便爆出新闻：“沈濛濛要离婚啦！”

人们议论纷纷。

“沈濛濛？哪个沈濛濛？就是业务宣传科秀秀气气、文文静静的那个？”

“啊？真看不出哎，看似文文弱弱的，却这么有魄力，竟敢离婚！”

“大胆！”

“为什么呀？没听说他们打架啊。”

“有第三者了。”

“第三者插足？谁有第三者了？是男的有了？还是女的有了？”

“两人都有，听说还是德国人。”

“啊？外国人？他们也没去过德国，是德国人来中国了？”

“不对呀，这东方、西方两个国家，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远隔重洋，他们怎么接的头？怎么培养的感情？”

“我也觉得蹊跷，可是不由得你不信，沈濛濛不正闹离婚吗？闹得还挺凶，都到计生办开介绍信了。这边离了，那边就结呗。”

“嗯，可也是，今天夫妻双双把婚离，明天再双双把婚结。”

“在哪儿结婚哪？是德国人来中国，还是他们去德国？”

“那谁知道啊，希望德国人来中国，咱们还能参加一次婚礼，最好是西洋婚礼，咱们也开开眼。”

局里传得沸沸扬扬，濛濛走到哪儿，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坚定派占了上风，一顿穷追猛打，妥协派败下阵来逃之夭夭。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我要离婚，今天我还非离婚不可了，我沈濛濛要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可是没有单位介绍信怎么离？别说离婚这么大的事，就连去北京买一张火车票都得要介绍信。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

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有了！这一天，她到局长办公室找秘书李小琳。李小琳正在铁柜前收拾柜里的东西，她拉开抽屉拿出介绍信本子说：“小琳，我要去市委办点事开个介绍信，我自己写了。”

小琳是她的好朋友，连头都没回：“你自己写吧，你字写得好看，我正忙着呢。”

“哎呀！写错了。到底不是秘书，不会写呀。我再写一张了。”

“写吧。”

她撕下一张空白介绍信装进上衣口袋里，介绍信底根写上市委，又打个叉以示作废了。晚上回家，她在空白介绍信上填上家庭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事由写上离婚。也不知道丈夫用什么方法弄到的介绍信，哎，不去管他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少不了一阵调解两边劝。可是劝来劝去两人坚决离婚，双方单位又给开了介绍信，办事处的人想：问题不严重他们领导是不会同意离婚的，最后只好给办了离婚。

濛濛已离婚的事不知道怎么被“程三八”知道了，气势汹汹一阵风刮到“纪律检查科”：“老白，这沈濛濛胆大包天，竟敢自己写介绍信，偷偷摸摸离婚啦！这还了得？这可是电信局从来没有过的大事件！咱们两个科联合起来，开大会批判她！”

白科长已经知道了濛濛离婚的事。濛濛的一个好姐妹在她离婚后马上找白科长说情，就怕有人到纪检告濛濛为难她，果然“程三八”杀来了。白科长想：凭什么

人家的面子我不给，好人不做做恶人呢，就笑着说：“哎呀，老程，沈濛濛私自写介绍信离婚是出人意料，但是离婚毕竟不像结婚吧？喜气洋洋大张旗鼓。你看谁离婚满天吹喇叭：‘我离婚啦！’可不就得偷偷摸摸嘛。再说离婚是个人的事，又没危害单位危害旁人。沈濛濛那孩子老实巴交的，肯定有难言之隐，没事谁愿意离婚哪？你就饶了她吧。你也是个女人。”白科长拍着“程三八”的肩膀劝她。白大哥和“程三八”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又一起转业到电信局，她有时还是听白大哥的，当时没有大闹。

“程三八”在纪检讨了个没趣。这件事就这样无声无息了结了？她不甘心！又去了相关几个科室鼓动，也没人响应她，大家拒绝和她联合起来批判沈濛濛。

“批判？离婚就批判，中国离婚的多了。都拉出来批判？”

“干脆枪毙得了，看谁还敢离婚！”

“程主任，咱不离就行了，管他谁离呢。哈？”

“嘻嘻。”

“哈哈。”

“程三八”碰了满鼻子灰还不死心，最后去找局长唠叨。局长只是笑了笑说：“算了吧。”局长欣赏沈濛濛的一手好字，一篇好文，还当着大家的面夸过她：“真带劲！”为宣传电信业务，沈濛濛可没少出力，有时开通新业务，时间紧急赶上星期天节假日，拿着稿子就往报社跑，谁都长着眼睛。

“程三八”四处碰壁，最后只好悻悻地作罢，但是看见濛濛便没有好眼色，心里恨恨地说：“哼！便宜了你，要是在前几年，不批你个体无完肤！现在的年轻人，我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候……”

2 濛濛初嫁了

濛濛和汪杰认识，是汪杰的老邻居孙阿姨给介绍的。

1968年年末，66届、67届、68届，城市里毕业的三届初中、高中学生，统统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两年以后，开始陆续往城里抽调。

濛濛是1969年到农村插队，1971年从插队农村回城的，后来在哈尔滨市电信局工作。

那时大多数同学还在乡下。家有男孩的父母忙不迭地往濛濛家跑。几年来给濛濛介绍的人不少,都没成。也有男青年向她示好,但濛濛单纯,只知道看书,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情,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时的社会风气谈情说爱是被看成资产阶级思想,不被正面提倡,整天听到的都是革命大道理,有限的电影戏剧里看到的都是无产阶级光辉形象,就是到了婚嫁年龄也只能暗地里低调进行。濛濛是“听话的好孩子”,绝不会越“雷池”一步。她在家里是老大,没有哥哥姐姐做婚恋的榜样,母亲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教给她这方面的知识,读初中上的是女校,刚入局分配到“长途电话科”时全是女将,没接触过男孩。她幼稚地以为找男朋友就是找个哥哥呗。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男生专门欺负没有哥哥的女生,濛濛没有哥哥,那个男生打过她。她被吓怕了,那时候她好想有个哥哥保护自己。现在想找个哥哥也好呀。于是,找哥哥的思想在她头脑里根深蒂固。

一天濛濛对介绍的男孩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做我的哥哥吧。”

男孩笑了给他解释:“男朋友不是哥哥,以后两人要做夫妻。”

“谁要做夫妻?不当我哥哥,要你干吗?走吧!”濛濛毫不客气下了逐客令。

“傻帽儿。”男孩嘟囔着往外走。

还有一天濛濛对一个见面的男孩说:“你个子真高啊!肯定有力气,这回好了,我有哥哥啦!谁要欺负我,你替我去打他。”

男孩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不满意自己担当的角色:“啊!你找我,是要我去给你打架呀?那你还是找个保镖吧。”

当时国家规定结婚年龄:男青年必须27岁以上,女青年必须25岁以上才可以登记结婚,当然越晚越好。既然国家提倡晚婚,濛濛并不在乎有没有男朋友,但是母亲在乎。25岁这一年,濛濛被母亲逼着与汪杰见面,母亲喜欢汪杰是个大学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占青年总数的1%,遍地是插队回城的初中、高中生,没有几个大学生。

汪杰可是铁道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学校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有影响力,一呼百应,老师说的话同学们可以不听,但是同学们都听他的。有一次系里组织学生去两个工厂参观,两辆大卡车一前一后开进学院,同学们呼啦啦都去抢上第一辆车,第二辆车没人上。不管老师在底下怎么喊,大家就是笑嘻嘻地挤在第一辆车上不下来。

汪杰来了,点着第一辆车上的几个人名:“李京生、武建国、张红旗、林拥军,下

来！”这几个人乖乖地跳下来，爬到第二辆车上。

“再下来几个！你，你，你，还有那边的几个，都下来！”被点到的人噤里啪啦跳下来，上了第二辆车。

两辆车的人员都安排好了。他跳进驾驶室坐在司机身旁，车启动了。

司机问：“你是校长吧？这么年轻有为！”

“我也是学生。”

“啊？！”

汪杰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他是中专毕业以后从工厂经过群众推荐上的大学，不像有的同学只读过小学。他有文化底子，数理化全学过，文科尤其好，他喜爱文学。老师是最喜欢他这样的学生，有基础好教，同学们也都佩服他，尽管他有时表现出自负、傲慢的大男子主义。

汪杰身高 1.84 米，白白的皮肤，浓眉大眼，英俊挺拔。一天，他去收发室取家里寄来的汇款单。收发老人啧啧称赞：“这小伙子，真俊！”又感慨：“你说，也怪了，这铁道学院的小伙子一个赛一个漂亮！可是这铁道学院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丑。”

“这不足为奇，理科学院嘛。你去文科，尤其是艺术院校看看，那姑娘一个赛一个漂亮。”一位来拿信的老师插话说。

不漂亮能找吗？汪杰在学校没有女朋友。毕业以后，父母主持见了几个女孩，都不满意。真烦！这一天，他被父亲押着来和濛濛见面。濛濛还没到。老邻居几年不见了热络，孙阿姨和父亲天南地北地聊着，聊了一会儿，孙阿姨起身张罗茶水去了。汪杰心里没好气也不理父亲，顺手拿起一本书翻看。父亲看着他的架势在屋里坐着没趣，便到外面看孙阿姨忙活去了。汪杰背门而坐，心烦意乱地翻着书，心想今天这位还不知道什么爷爷奶奶样呢。

一会儿，外屋孙阿姨高声迎接客人：“濛濛，你们娘儿俩来啦！快进屋，汪杰已经到了。”也似乎是在提醒汪杰。

濛濛母女走进来，母亲在前濛濛在后。孙阿姨和汪杰的父亲也跟进来。

汪杰鼻子里哼了一声，连身子都没转过来，傲慢地回首，眼光从肩膀上方斜视着濛濛。

“燕妮！”他在心里惊喜地叫了一声，迅速转身站起，慌乱中把椅子碰翻也顾不得了，慌忙用手整理一下衣领，红着脸向濛濛点一下头：“来了，请坐。”

孙阿姨给大家做了介绍。汪杰放好椅子极不自然地坐下，偷偷打量着濛濛。

汪杰崇拜马克思,尤其敬慕马克思有一个革命的伴侣燕妮,温婉柔媚,毕生跟随辅助马克思,成就了马克思的事业。文学作品中两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被他崇尚,他暗下决心:非“燕妮”不找,否则终身不娶。

看这沈濛濛文雅娇媚,楚楚动人,一个十足的小“燕妮”。汪杰顿生爱意,谦恭热情地主动与她攀谈起来。

濛濛看着汪杰的一双大眼睛,亮晶晶、蓝莹莹、水灵灵,像汪着的一池碧水。她好喜欢。小时姥姥经常说:“看我们濛濛,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材有身材,就是眼睛小了点,怎么没随了你爸爸那双大眼睛?不过眼睛小也不难看,双眼皮。”濛濛就遗憾,自己怎么没像弟弟长了一双大眼睛?就用力瞪大眼睛,可是怎么瞪眼睛还是那么小。一和弟弟吵架,弟弟就气她:“小眼儿吧唧,小眼儿吧唧!”她气得没法儿。这句话就成了弟弟的杀手锏,每战必胜。有一次她气哭了,姥姥就背后偷偷对她说:“你是小脸人儿,眼睛小也不难看,你是小双眼皮儿,内双。他再气你,你也气他。”这一天两人又吵架,弟弟又笑嘻嘻:“小眼儿吧唧……”这回她不但不生气了,还用力瞪大眼睛让内双的双眼皮儿呈现出来,气弟弟说:“小眼睛,双眼皮儿。”弟弟奇怪今天怎么杀手锏失灵了,走上前几步好好看看,濛濛真的是小双眼皮儿耶,眨眨眨眼睛不说话转身走了,以后再也不气她了。所以濛濛就非常喜欢别人的大眼睛。再看看汪杰高大威猛,一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要这个哥哥了。

两个人相互看上了,双方父母也满意,门当户对都是搞技术的,两亲家将来也有话聊。

从那天开始,汪杰晚上下了班不由自主他就往濛濛家走。在她的小房间里,两个人谈文学、谈名著、谈理想,更多的是和她的父母在一起交谈。年轻人履历简单,就像一张白纸,几个月以后喜结连理。

洞房花烛,濛濛傻乎乎,不知道夫妻是怎么回事。“你敢欺负我!”抡起枕头照汪杰兜头盖脸一顿猛抽!

“哎呀!哎呀!”汪杰被打得左右躲闪,叽里咕噜她从床上滚下来,“咕咚”一声掉到水泥地上,屁股摔得生疼。他站起来揉揉屁股,想再爬上床,看她站在床上举着枕头怒目而视。他不敢了,在地上站了一会儿,从床上拖过被子裹在身上,在沙发上蜷曲一夜。濛濛倒是独占一张大床“嗤儿嗤儿”睡了个好觉。

工农兵学员,也叫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生是直接来自工人、农民、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严格的高考，有的只通过简单的考试。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毛主席的原意是这样就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女上大学的局面，给工农子女更多上大学的机会。

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他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

但是很快在许多地方和单位的推荐过程中，干部子女、有政治背景、靠裙带关系和使用各种不正当手段的学员进入大学，据统计有70%以上，而使工农兵大学变质。

由于几年来学生荒废了学业，只停留在1966年以前的文化水平，使得来自各方面不同岗位的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高中以上程度的，还有高中以下程度的，令教授抱怨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低，而且程度差异太大没法教。

工农兵学员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个独特的教育现象，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使命。他们当中确实也有些通过基层逐级选拔推荐上去的优秀青年，也有许多不管是什么方式入学的都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立志为公的有志者，更有脱颖而出的英才。不管怎样，他们是那个年代贫瘠文化沙漠中，众多青年向往和羡慕的幸运儿，也是那个时代的光荣与骄傲。

1977年恢复正常高考，工农兵大学也随之结束。

9 沐浴爱河

新婚伊始，汪杰十分宠惯濛濛，看她哪儿都好连哭都好看。吃饭时，她爱吃的东西他一口都舍不得动，她吃够了，他才倒进自己碗里。他整天围着她转，问她需要他做什么？他都不知道怎么爱她好了，不错眼地看着她，那是他心中的“燕妮”啊！汪杰曾在所有女人的身上找寻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一个意念中的梦想里，而一旦找到，那将是怎样的满足与欣喜，岂能不视为珍宝？

濛濛的心像在空中飞，快乐而满足：这个哥哥真好！有人说所有的女人都希望找到梦想中的白马王子，而于她而言王子是第二位，哥哥是第一位。现在是哥哥和王子都有了，多么的甜美与安逸，就像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蛋糕放在她面前，信手拈

来尽情地享受。又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峰做她的依靠,谁再敢冒犯她,英武雄壮的哥哥一声吼:“哪里走!”那些鬼头蛤蟆眼的小男生还不吓得屁滚尿流?耶!好爽!濛濛尽情地撒娇,有一点事就叫:“汪杰,汪杰!”

“哎!来啦!来啦!”只要听见濛濛叫,汪杰不管正在干什么,哪怕在卫生间里也拎着裤子往外跑。

“濛濛,你要是在我们学院肯定是校花。知道你像谁吗?像燕妮。”他忘情地吻着她。

“燕妮多漂亮啊,眼睛多大呀,我哪有燕妮好看。”她迎合着他的吻。

“眼睛是不太像,小点,但你的气质像,神态也像,既高贵又可爱。”汪杰认定了濛濛就是他遐想中的燕妮,整天做着马克思和燕妮的梦,高兴地屋里屋外唱着铁道游击队里面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唱得还蛮有味道。

一天晚上,汪杰搂着濛濛给她讲了一个既恐怖又感人的故事《黑牡丹》。

“在一个城市的旅馆里,每天晚上12点就会响起枪声,打死一个男人。这个旅馆从此成了杀人魔窟,谁也不敢去住。于是旅馆主人出钱悬赏捉拿凶手,但所去之人都命丧枪口下。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把门人劝他爱惜生命让他回去,他不听执意要住。把门人只好给他一把手枪和一根蜡烛。年轻人把所有的门都关上,退到最里面一个屋里插上门,点着蜡烛一直未敢睡,时针指到午夜12点的时候,嚓、嚓、嚓,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阴森恐怖。”

“啊!别讲了。”濛濛吓得紧紧抱着汪杰,钻进他怀里气都不敢出。

“不怕,有我呢。”他拍拍她。

“后来呢?”她害怕,可是又想听,只有更紧紧地抱住他。

“年轻人眼看着门插被拨开,就在门被打开的一刹那,他朝着门外打了一枪。一声怪叫,一个东西倒下去,从门外流进来一摊污血。他舒出一口气擦擦汗。这时,走廊又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的一瞬间,年轻人‘啪啪’朝外面连开两枪,一个东西倒下了,紧接着一个黑影扑进来向他打一枪,他机警地往地上一滚躲过了这一枪反手给了黑影一枪。黑影摇晃了一下转身就跑,被他一把抓住了。”

“凶手被抓住了!原来年轻人是个神探。”

“市民们奔走相告!几天以后审判凶手,人们都赶来听审,要看看这个狰狞的面

目,异口同声说要绞死他!

“凶手被带上来。啊?人们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人!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女人声泪俱下地向人们讲述:她因为美丽,人送绰号‘黑牡丹’。牡丹多红、白、粉、黄,极少墨绿色,‘黑牡丹’寓意女人的绝色美貌。‘黑牡丹’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爱她的丈夫和聪明可爱的儿子。有一天,一位年轻英俊的异国王子路过这里,喜欢上了她,她也爱上了王子,便丢下丈夫和儿子同王子私奔了。王子带着她到处游玩,最后来到一个小岛上。她一觉醒来发现王子弃她而去。她悔恨交加!几天几夜困在荒岛上,后来幸而搭上一艘经过的船获救。她饮恨学打枪、学飞檐走壁、学擒拿格斗,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杀手,找到王子报了仇,然后回到家乡。她无颜见丈夫和儿子,但是她想他们。她丈夫有个习惯,每天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就会推开窗户向外面看。这家旅馆正对着她家窗户。她恨王子,也恨所有的男人,要把他们全杀光,所以她大开杀戒占据了这家旅馆。她还招募了两个杀手,一般她不动手,哪天晚上来了高手她才出手的。

“占据了这家旅馆以后,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便潜进去等着。半夜,当丈夫推开窗户向外望的时候,她就隐藏在窗子侧面的黑影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心里唱着歌看着丈夫,远远望着睡在床上的儿子。

“这时有两个人飞奔到台上,扑向‘黑牡丹’。三个人抱头痛哭!原来是‘黑牡丹’的丈夫和儿子。

“孩子们哀求:‘求求你们,不要杀死我妈妈!’”

“‘请求你们饶了她吧,是那个王子欺骗了她。’”

“突然一个女人大喊:‘不要杀死她!应该死的是那个王子!’”

“‘绞死她!她滥杀无辜。’几个男人喊。”

濛濛已是泪流满面:“最后呢?‘黑牡丹’到底处没处死?”濛濛抽抽噎噎。

“小傻瓜,这是假的,没有最后,最后要你自己去想。看你哭的,不哭了啊。”汪杰按一下她的鼻子,用嘴巴吻着她的眼泪。

她还在想着“黑牡丹”。

“濛濛,你会不会像‘黑牡丹’那样离开我?”

“不会!你这么好,还给我讲故事。”她拼命往他怀里钻。

“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你这么可爱。你要爱听,我天天给你讲故事,我看过好多书,国内国外的都有。”汪杰把濛濛搂得更紧。